

doi:10.3969/j.issn.1674-117X.2013.02.006

[主持人语]在一个喧嚣浮躁的时代,文坛总是有坚强的守望者。在新世纪“文学湘军新生代”作家中,女作家万宁颇具实力,近年来更是成绩斐然,《忙来忙去》《今夜有约》《流逝的花样年华》《走进清华》《麻将》等佳作迭出,其中中篇小说《麻将》获得湖南省第4届毛泽东文学奖。万宁的创作,以中篇小说见长,她往往以细腻的笔触撷取都市生活的原生态,试图从流水一般的平常生活中真实呈现社会生存的本真样态;在叙述上,则有意识地疏离宏大叙事,疏离优美高雅,坚持“口语化”写作;其语言干净洗练,轻松自如,在讲述沉重严酷的故事时,又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冷峻和犀利。经过多年历练,其创作在题材和体裁的选择、叙事的策略和语言的表达等方面都已形成自己鲜明的风格。本期湖南作家作品研究专栏特推出万宁专辑,邀请作家本人和几位学者撰文,从不同角度对其创作进行深入的研究阐释,希望藉此唤起学界对这位湘籍优秀女作家的进一步的关注和重视。

## 小说就是扯白

万 宁

(《株洲日报》社,湖南 株洲 412007)

[摘要]小说创作源于自我内心的需要,离不开创作激情的推动;小说创作是一种对人对生活的发现;坦然面对人的缺陷,特别是自身的缺陷,是创作者应有的写作姿态;小说创作也是一种想象和虚构,把白扯得跟真的一样,就成了小说。

[关键词]小说创作;创作激情;艺术发现;人的缺陷;写作姿态

[中图分类号]I207.4 [文献标识码]A [文章编号]1674-117X(2013)02-0020-02

### On Novel Originated from Inner Monologue

WAN Ning

(Zhuzhou Daily Agency, Zhuzhou, Hunan 412007, China)

**Abstract:** Novels originates from the needs of myself and can not far way from creative passion. Novel writing is also one kind of people's discoveries to lives. A necessary writing attitude is calm to human's defect, especially to the writer defect of himself. Novel creation is also a kind of imagination and fiction, which means if it can bring the inner monologue into true story, it is a novel.

**Key words:** novel creation; creative passion; artistic discovery; human defects; writing style

遵从嘱咐,要写下一些文字,关于小说创作的。说实话,我在写小说的多数时间里,是茫然的。我不知道要把我小说中的人物写成何样。只是在写的时候,我就忘了顾忌,在特定的场景中,与我设立的人物一起张狂。我会通过他或她,表达我的意愿我的喜好,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。但写完后,我又陷入惶

恐。我不知道我文字的表达方式,我切入的视角,我呈现的状态,那些背景、时空、人物、对话等元素是否自然而然形成了一篇好小说。这些,我从来就没把握,并且会不断地否定自己,致使一段时间内,不敢再次动笔。写作就是一件自己折磨自己的事。

折磨完自己后,周围又会有一些人一些事触动

收稿日期:2013-03-05

作者简介:万宁(1965-),女,湖南岳阳人,《株洲日报》社副编审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内心，它们像魔鬼一样在我的内心驻扎下来。还有，那些让我放不下的经历，那些很奇特的现象，现象的背后所隐射的本质。一篇小说，或许仅仅源自一个人的一句话，这句话会久久盘桓在你心里。你的思绪、你的目光会不自觉地寻找那句话的有关信息，或是向更深层次延伸。于是，有关的细节像是听到了号令一般集结到脑海中。故事的轮廓会在这些细节中起起伏伏，那些虚构的人物会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活了过来，他们对我纠缠对我骚扰。同时，我也会被他们牵引，走进那个虚拟的又是现实的生活场景中，与他们一起经历一起悲苦，一起欢笑。等到内心无法承载，所有的内容就会以小说的形式爆破成文字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更多的是激情与想象。而文字的推敲、文本的结构却很少考虑，只是顺着一种情绪向前奔跑，最后铺陈一条什么道，只能在终点的时候回头望到。那些爬行的文字，有时很是粗劣，让我对敬畏的文学满怀歉意。

我很羡慕那些有故乡可写的作家。在一个乡村出生，成长，以后无论走多远，故乡的气息永远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。他有故乡可以怀念，有故乡在自己的文字里栩栩如生，那是个让生命温暖与安静的地方，也是写作者创作的源泉与动力。故乡的特质也成了作家的特质，成了那些从文字里透出的特殊气味，这些气味，形成了作家的文字风格与创作特点。

我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，在精神上会少了一些依赖与寄托，这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，有着致命的缺陷。没有一个休憩的家园，没有一个装下自己不适或脆弱的地方，渴望的包容与温暖很难体会。我的生命从开始，便以寄养的方式四处游荡，从一个家到另一个家。我随父母辗转过多个地方。我不会像别人有老乡概念，更不会听到讲家乡话的人，无端地生出没有由来的亲切。判断一个人一件事，我只会带着自己的感知，不受任何地域的影响。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、固定的一群人让我书写，我小说的题材便只能以一种游荡的方式，四处猎取，写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群，写城市写乡村，写姑娘小伙子，也写老头老太太，写现在也写过去。所以，每一篇小说，我力求自己呈现出来的是一张新面孔，在读者读到时，不会去想我从前所写过的任何作品。

这种追求，源自我对小说的另一种理解：小说是一种发现。发现生活中的新问题、新现象、新领域、新人群，以及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故事。而这些小说素材就靠写作者去发现去搜寻去积累。写别人没有写过的，那些现实生活里刚刚出现极具代表性的事物与人群。别人写过的，要写也一定要有不一样的思考与角度，不一样的呈现方式，用带着

自己气息的文字去表述。这些不一样，还力求有一个不一样的故事来承载。像《村上椿树》便是以我的角度来写拆迁。《与天堂语》也是以我的方式来写空巢老人。另外，闲话在我的小说里，成了我表述新发现的一种手法。我很乐意这样尝试。

小说也可写一些缺陷：生活中，人性中，社会中，特别是自身的缺陷。在缺陷面前，人的本能是回避或刻意隐藏，能正视的很少，能写出来的就更少。这是一种残忍的剖析。我以为写作者的勇气在这里凸现的是写作姿态，真实客观，坦然面对，冷静叙述。当然这个姿态说出来容易，真正能做到，却是很难，一个作家各方面没有达到一定境界很难逾越这道门槛。我感觉自己一直徘徊在门外，冲不过去的原因，是觉得面前立着一座山。我惟有低下头谦卑阅读，敬畏写作，亲近生活，热爱他人。小说一篇一篇用心去写，不为旁的利益所惑，忠实于内心，所写的文字是真心表达，而不是趋炎附势，讨好献媚。

笔走至此，关于小说创作的心得大部分还只是一种理想。说到底，写小说是实干的结果，行动了，你写了，你就创作了小说，至于好与不好，自有读者评说。20多年前，在我们这个小城的夜宵摊子上，有人为我写小说而拍案，这拍案不是叫好，而是认为我没有经历过太苦太难，凭什么可以写小说。他们的愤愤不平，至今对我是一种打击，然而在我扪心自问为什么要写小说时，他们的拍案，又是一种激励。因为做了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事，极大地满足了我那无耻的虚荣心。当然这仅仅是个说笑，写小说绝对是源自我内心的需要，我只有在这个过程中，才能安静地面对自己，面对自己生活的环境，去想生活中人们的行为，以及那些无法用公平去衡量的已发生了的事实，那些正在承受苦难的人群。我惟有用文字去感知，用文字来表达我对这个世界的关怀，对苦难的悲悯。

做过一个测试，我是典型的用右脑思维的人。永远不认得路，记不住人，记不住密码，记不住自己背的包包里有多少钱。但我会记住很多画面，很多声音，很多表情，很多气味，很多目光，很多手势，很多形状，很多色颜，很多语气……这种特质的人，除了瞎编些故事，是很难干好其他事的。最近，80多岁的母亲看过我几篇小说后，得出一结论：小说就是扯白。尽管我一直没把写作看得过于神圣，但老人家的这句实话，却让我失语，而且很伤面子。母亲一语中的，不小心就道出了小说的真谛。其实，把白扯得跟真的一样，就成了小说。